

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

情怀卷

总有些身影让我们不能忘怀

分册主编 高崇 黄超男 袁野

主编 袁炳发



Feelings



NLIC29708645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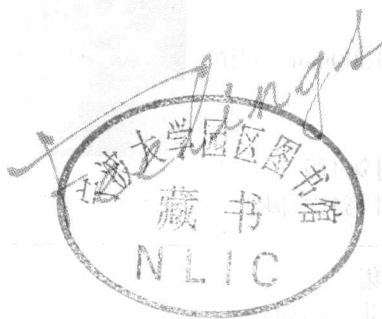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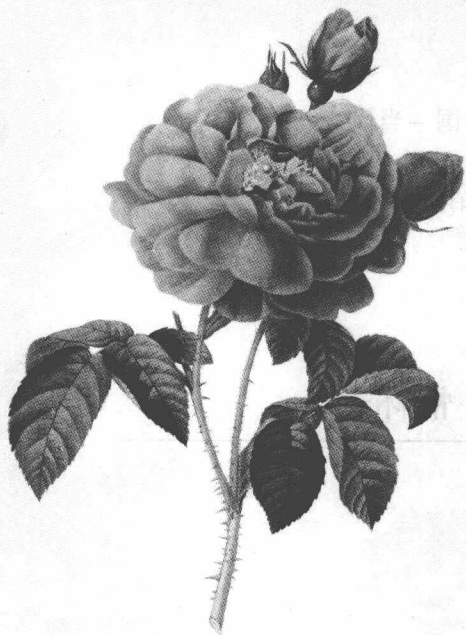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

情怀卷

总有些身影让我们不能忘怀

分册主编 高崇 黄超男 袁野

主编 袁炳发



NLIC2970864552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总有些身影让我们不能忘怀：情怀卷 / 袁炳发主编. -- 长春：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2.12

(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)

ISBN 978-7-5385-6946-9

I. ①总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44419号

总有些身影让我们不能忘怀：情怀卷

主 编 袁炳发
出 版 人 李文学
责任编辑 冯晓红
封面设计 未 氓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 90千字
印 张 11.75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邮 编 130021
电 话 0431-85640624
网 址 www.bfes.cn
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5-6946-9

定价：2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如出现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

目录

第一辑：那些被错过的幸福

紫藤花开 / 尉克冰 003

我被渔村环绕 / 盛文强 006

胡同 / 盛文强 009

客家阿婆 / 练建安 012

那些被错过的幸福 / 一路开花 014

一夜深红透 / 房雅铭 017

黑陶碗 / 陈敏 020

情感种植园 / 陈敏 023

第二辑：商洛的味道

祖母的声音 / 安石榴 027

商洛的味道 / 陈毓 029

西湖印象 / 陈毓 032

母亲节感怀 / 孙静 035

年味三题 / 孙静 037

甘河的岸 / 陈晓雷 040

大岭酸母姜 / 陈晓雷 044

陌上桑 / 于德北 048

说梦 / 于德北 051

迷路的故事 / 于德北 053

第三辑：
问候爱情

- 稻草人和它的梦 / 于德北 057
问候爱情 / 瑞 福 059
1972 年的春节 / 瑞 福 062
儿时看露天电影 / 王 爽 064
藏猫乎 / 高维生 066
追赶“小咭当”的岁月 / 吕 莉 068
青 灯 / 郁 之 071
跋涉 / 大 朗 073
友若芝兰 / 景丽宏 075
老 屋 / 纪洪平 077

第四辑：
故乡恍如隔世

- 低檐下的浮云 / 纪洪平 081
初为人父 / 纪洪平 083
等待问候 / 纪洪平 086
助人为不乐 / 天 抒 088
怀念一座俱乐部 / 天 抒 091
故乡恍如隔世 / 王国华 095
情书的回忆 / 王国华 097
一闪一闪亮晶晶 / 格 子 099
写 诗 / 谢华良 101
雨一直下 / 谢华良 103
手 表 / 谢华良 105
一道杠 / 谢华良 107
云 河 / 任林举 109

第五辑：再没有另一次

- 重庆的味道 / 任林举 113
再没有另一次 / 任林举 119
有你就是我的幸福 / 翟丽娟 121
我的故乡雨雪初霁 / 徐 迅 124
经年的箫声 / 贝加尔 131
月光下的苔藓 / 贝加尔 133
绿色情结 / 红 雨 135
古典情怀 / 红 雨 137
年少情怀 / 红 雨 139
高高扬起的手臂 / 朱守林 141
一封家书 / 徐 铮 14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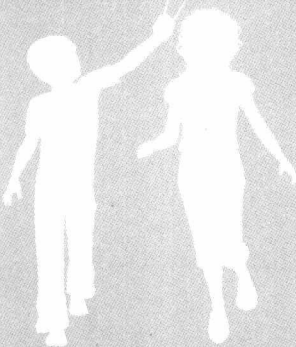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辑：垦丁的气息

- 倾心拖鞋 / 赵培光 147
自己的位置 / 赵培光 149
白露养羞 / 白艳华 151
送自己一朵玫瑰 / 白艳华 153
温情银滩 / 肖春青 155
垦丁的气息 / 赵钧海 157
晨风中的背影 / 张 君 161
难忘那一种心痛的惊惶 / 张 君 163
惜 花 / 高翠萍 166
有爱才有奇迹 / 李 静 168
力量的背后 / 刘世芬 170
藏在心中的秘密 / 非花非雾 173
自然醒 / 于子寒 176
关于暗恋这个江湖 / 杨宝妹 180

第一辑

那些被错过的幸福

可这错过的幸福啊，也曾那么真实地丰满了一个少年的羽翼，让他在无形中变得羞涩而勇敢，茫然又坚定。



紫藤花开

文 / 尉克冰

春天来了，树枝吐绿了，柔润，舒展。花儿们赶趟儿似的竞相开放，拥挤，热闹。可园子里的紫藤花架上还是一片沉寂，没有一丝生机，似乎连鸟儿都不愿意光顾它。

我走近那架老藤。它扭着灰褐色的身躯攀爬在花架上，苍老而粗粝。它的枝干没有一寸肌肤是完好无损的，被凌厉的寒冬侵蚀得黯淡，皴裂，有的几乎要剥落掉。花架顶上错综的枝条是它的蓬头垢发，风一吹，更显得干枯凌乱。

整整一个冬天几乎没有雪。好不容易盼来了春天，可它也十分吝啬雨水，土地饥渴得张大了嘴巴，难受地喘着气。紫藤就生长在这样的园子里。

它不会是死了吧，我总是这样猜测着。我用手掐了下它的枝尖，“咔嚓”一下就断了，干黄，粗糙，里面没有一点水分，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。每次我路过园子的时候，就会向它投去怜惜的一瞥，不忍心多看一眼。

春光易逝，花落无声。轰轰烈烈开过后，花儿们渐渐地凋谢了各自的容颜，一抹抹灿黄，一片片绯红，一瓣瓣雪白都湮没在春天的匆匆脚步声里。

当我又一次经过紫藤花架时，不由得怔住了。看，是谁在它身体上画

出几片绿叶？挂了一串又一串的“绒毛虫”？那几片叶子里淌着怎样的绿啊，明媚得逼人眼，温润得沁人心脾。每片叶子分成五小片，像花一样绽放在枝头，像手一样抚摸着母亲苍老温暖的身体。一串串的“绒毛虫”，是春风写在紫藤花架上的诗行？是包裹着美丽生命的魔法布？用不了几天，那“绒毛虫”里便会毕毕剥剥地飞出一群紫色的蝴蝶来。

不几日，紫藤架上的“绒毛虫”越来越多。起初，从“绒毛虫”里钻出的是一串紫色的花蕾，形状像豆花，似弯弯的月亮。两三天后，花蕾便伸展了羽翼，化成翩跹的紫蝶。这时候你再看看吧，紫藤架上叶子更多更绿了，花已密集成了一串串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远远望去，似翠绿的浪花中升腾起淡紫色的云霞，典雅而清丽。微风过处，清香四溢。

这时的花架已经完全被花和叶子覆盖了，几缕阳光调皮地从枝叶间挤进来，跳跃在花瓣上，演奏出一首明丽的春日乐曲。我站在花架下，聆听着花开的声音。是的，花开是有声音的。时而如管弦，发出幽幽的细碎声；时而似泉水，流泻出叮咚的清脆声；时而如瀑布，爆发出轰轰的喧响。每一小朵花都有一张笑脸，仰望着蓝天；每一小朵花都有一个嘴巴，甜甜地微笑；每一小朵花都有一双翅膀，在风中飞翔。不仅是单朵的花，每一串花，每一团花也如此，都呈现出一种飞翔的姿态，飞翔在属于它们自己的天空中。紫藤的美，便是美在它的姿态上。它恬静优雅，从容内敛；它美而不媚，秀而不娇；它昂扬而不张扬，灿烂而不浮华；它不与百花争宠，不与同类比艳。正是因了这份特质，它才更有韵致，更具风情。

土壤依然干旱，枝干依然枯老。紫藤没有生长在花柳繁华地，也没有生长在温柔富贵乡。就是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，在仲春时节，竟孕育出蓬蓬勃勃的满树花香，满眼碧绿。我抚摸着它粗粝的枝干，那里面沉积着多少生活的磨难和艰辛，又承载着多少憧憬与梦想。每一次春天的萌动，都要走过冰冻尘封的冬日；每一朵花开，都会伴随着成长的疼痛，需要奋力剥开生命的躯壳。它们懂得这些，所以，才会把苦难当做养料，把考验当

成磨砺，将梦想开成精致的花朵。

时至暮春，紫藤花已谢。花架上浓密的叶子，呈送给人们一片清凉的绿荫。我捡拾起零落在地上枯萎的花朵，它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姿。令我惊奇的是，它依然展开翅膀，呈现出凌空飞翔的姿态……

（此处为大量模糊文字，疑似为另一篇作品的正文或附录，因清晰度不足无法准确转录。）

我被渔村环绕

文 / 盛文强

在渔村，猫是不受欢迎的，不管多么听话的猫，多少都是会偷鱼的，一只成年的猫一顿饭甚至能吃掉整条梭鱼，而且把鱼刺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处。因此打鱼的人家多数不养猫，听见猫叫也会不舒服。而我走进村时还是见到了猫。正是初春时节，阳光带来了久违的暖意，猫倒在一片空地上晒太阳，弓起的背部有节奏地起伏，浓密的金黄皮毛被晒得松软，在风中弯折。当我靠近时，它摇晃着站起来，全身还带着惺忪的睡意，因呵欠而张开的巨口有着深不见底的黑暗，它甩动头颅，发出扑楞楞的声响，那是颈骨的咬合之声，经过这一番甩动，它精致的头颅由松弛的睡眠状态骤然变紧，精神也随之振，就像刚刚从某个逝去的久远年代中醒来。我看到它踩着几块梳子似的鱼刺走开了，那是它入睡之前吃完的一顿美餐……我望着它消失的背影，脚下加紧，一步步走进了渔村，越过几堆高大的牡蛎壳和蛤蜊壳，笔直的南街在我眼前铺展开来，南街的尽头直通海岸，几个人影在海天相交的地方晃动着，南街打通了海与天地的界限，人们自由往返于其间，没有任何阻碍，这便是南街的神奇之处。

在南街，时间仿佛静止不动，头上的云朵向西移去，那是时光流转的

具体影像，而南街的房屋和树木十几年没有变样，街道两边的村庄依然站立着，隐藏在房屋之间的水泊闪闪发亮。午后的阳光照在街上，两边的房屋都没有现出衰老的颜色。太阳在不远处斜照过来，照得身上微微发热，街上有人走过，他们脸上涂满了油亮的光，皱纹都被照开了，脸上变得像孩子一样平滑，看到这些，你不得不相信，这里是神奇之地。海鸥从南街上空飞过，迎风伸展着双翅，借助风力在空中滑行，它们正飘在我的头顶，在空中悬浮着。海鸥甚至比我步行的速度还要慢一些，我走出几步再抬头，它已经落到后面去了。站在原地仰头等着，海鸥才缓缓滑过来，剑刃似的翅膀横在半空，两肋的黑翎闪着寒光，它投下的阴影在我脸上闪了一下，紧接着划遍了南街密集的屋顶，一路朝海边滑去了。渔村沿着南街两翼铺开，随着起伏的丘陵地势，屋顶也是时有起落，我的目光也一路追随着房顶。白亮的小径直上直下，通向高处的屋顶，低洼处的屋顶往往连成一片，恰似斜方纹的坐垫。渔村的外围就是海，那时的海看上去有古旧的蓝色，总要比天空的颜色还要深一些，南街的房子也都笼罩了低沉的蓝光，几个行人走过，脸上也是透明的蓝色，漾着水的波纹，正如耸动的水面，他们走路的姿势也如水一般轻柔，脚踩在地上悄无声息，他们都是水的化身，这在别处是难以看到的。

南街街尾的房子里面有我的家，坐北朝南的五间正房，外围是砖墙垒出的大院。木门的接缝处绽开了竖纹，透出丝丝光亮。门鼻儿上挂着黄铜锁，我转到东墙角，在槐树根下看到了那个倒扣着的扇贝，钥匙平躺在里面。家家户户门前的树下都有这样的贝壳，大家心照不宣，谁也不去动别人家的贝壳，这在渔村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了。我拾起钥匙，上面还带着泥土的湿气。钥匙刚入锁孔，锁鼻儿就自动弹开了，发出嗡嗡的金属回音。推开房门来到院子里，檐下的干鱼在风中朝一个方向歪，院子里只剩下它们，每当看到干鱼飞在檐下时，我就知道秋天已经很深了，干冷的风给了干鱼粗粝的外表，一冬的晚饭里，干鱼都会摆放在我们的饭桌上，我们品

尝到的是秋天的凝重，这和冬季的寒冷气息是相宜的。这时我眼前忽然出现了跳动的炉火，炉火上鼓着气泡的干鱼吱吱冒着油，气泡一个个爆裂，鱼香从中散出，焦黄的鱼肉在灯下闪着油花，唯有此时，才算真正到了家。窗外是漆黑的宅院，方形的围墙在渔村中陷落着，宛如塌陷的深坑。这样的夜晚是安静的，我走出屋门，来到院里仰望天空，深不见底的黑夜里群星暗淡，这时，巨蟹座在东墙升起来，四颗明亮而又硕大的星照在天井里，地面上光华夺目，房子围着星星运转，让人忘记了时间的存在。

渔村是走不出去的，长途跋涉仍然是徒劳无功，因为能看到的空地都被房屋填满了，海被逼退到视线之外，遥不可及。不过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在走，即便在遥远的城市的夜晚，我也常常梦见望不到尽头的渔村。火红的屋顶和一团团碧绿的渔网，刚刚走出一个村庄，眼前就会出现新的村庄，身后的空地也会立刻被村庄填满，那些房屋像是从地里冒出来的，墙壁上带着泥土的颜色与芬芳，贝壳的碎片掺杂在其中，这些贝壳来自不同的年代，来自各家各户的饭桌，其中有一些自然也经过我手指的抚摸，最后在我的指尖滑落，最终流落在岸上，变成了建筑材料。

就这样，我在渔村里迷失了方向。渔村背后就是大海，我以海为参照，朝村外走去，每当要靠近残破的海岸时，总会有村庄拔地而起，横在我和海之间，高大的门楼遮天蔽日，檐角的阴影落在我脸上，尖利的斜角冰凉，这一切和我之前见到的村庄竟有如此相像，也不知这是新建起来的村子，还是原先的村庄悄悄跑过来。我在房屋中穿行，终于没能走出去，看上去平淡无奇的日子里，我坐在地上，被渔村环绕。

胡同

文 / 盛文强

胡同两侧竖起的高墙，因太阳和雨水的交替出现而有了浓绿的霉斑，它们的顶端压在山墙的瓦缝里，呈条状倒挂下来，越往下越窄，分成了十几条绿丝带，还没触地就停了，那是久远年代里一场大雨的状貌，流泻的水柱骤然噤声，在墙上凝固。

许多年后，我再次回来，站在山墙下，仰头望着流动的霉斑，我耳畔响起那场大雨经久不息的喧哗，其间还伴随着翻滚的雷声，隔着久远的年代传过来。

胡同的衰老过程缓慢，每天暗淡一分，这一分是那么细小，我们用肉眼根本看不清。衰老的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的进行的，我们天天看到，便不觉其衰老，只有离开一段时间后再回来，才会忽然发现它的老态，中间的过程被轻易地跳过去了，这正如父母的衰老，也是突如其来，同样让人揪心。幸好胡同里还有些明亮的花，挨着院墙开放，硕大的花盘在风中晃动，古旧的院墙显得更加暗淡，还有的花甚至挡住了道路。花的主人，定是寂寞的人。这条胡同贯穿整个渔村，东侧是丛林般的山墙，午饭和晚饭后，有人坐在山墙下织网。织网人的样子已经记不清了，时间过去了太久，只

记得他们坐在板凳上，网的一头挂在山墙的钉子上，另一头在他们手里，碧绿的一捆网，在竹梭的飞舞中变长。胡同另一侧是并排的平顶，院内的台阶能通到顶上，这是为晾晒鱼虾而搭建的，岛上人家以捕鱼为生，整天和鱼打交道。阳光充足的日子，胡同里弥漫着鱼虾的咸腥，各院子的主人赤着脚走在平顶房上，正如农人走在田垄间。他们俯下身子摆鱼，或者从竹筐里抖出一堆虾米，他们站在平顶房上，举起右手测定风向，就像站在自家的船上，飞檐就是船头。有一家摆着几盆仙人球，西瓜大小的圆球上生着若干小球，它们一律顶着尖锐的刺，这家的孩子比我小几岁，那次在胡同里遇见他，他说仙人球摆在平房上是为了防止外人偷鱼，他还看到过仙人球上有血迹。我每天两次看见仙人球，就这样看了很多年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圆球上喷溅着尖瓣的白花，还有淡淡的清香，我这才知道，仙人球也是开花的，只不过开花的时候太少。我只当它不开花，却意外遇到了它开花的时候，如果早知道仙人球开花，我是没有耐心等待这么多年的。我踮着脚尖拔下一根刺，捏在手指尖观看，这刺是半透明的，掰到第三次才掰断，脆响过后，断茬处还淌着淡绿的汁液，我不明白的是，柔软的仙人球上怎会长出坚硬的刺，或许这些刺和我们的指甲是同类。胡同里走出一个裹着粉红头巾的妇女，泼出一盆带着鱼鳞的脏水，等我走到近前时，脏水已经渗进地里，鱼鳞却留下了，是些圆片的鲛鱼鳞。天色尚早，这家的女主人已经开始准备午饭了，中午的饭桌上必会有新鲜的鲛鱼，鱼头从盘子里探出来，布满尖牙的嘴微微开启，筷子拨开鱼身最外面的一层青皮，就像打开了一匹绸缎的封套，里面露出耀眼的金黄色鱼肉，久违的光芒，照亮了一家老少的脸。

一天上午，我再次出现在阔别多年的胡同里，环顾周围，胡同里一片黑暗，高大的山墙遮住了阳光，在另一侧投下尖角的影子，朝南打开的胡同口，阳光探进来几步，若到了中午，阳光照彻，整条胡同就会变得明亮无比。这个上午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上午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：那天的阳

光侧身挤进了胡同口，在地上形成一个斜面，一个少年背着书包，第一次走出家门，胡同外的世界忽然呈现在眼前，让他难以适应，他在胡同口稍微停了停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冲进了白光中。